

纸间秋色

孙福攀

深秋的午后，我总爱踱进图书馆。图书馆的落地窗朝西，每到这时节，阳光斜斜地穿透玻璃，将一排排书架染作金黄，像是特意为此秋日布置的一番景致。

那阳光是有形质的，肉眼可见其中浮动着万千微尘，上下翻飞，宛若活物。它们时而聚作一团，时而四散开去，在光影中演绎着无声的戏剧。我每每立于光中，看那尘埃舞动，竟不觉时间之流逝。

书架上的旧书，被阳光一照，便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。非新书的油墨香，亦非腐纸的霉味，而是一种混合了时光与记忆的醇厚气息。这气味钻进鼻孔，竟使人莫名心安。我常随手抽出一册，封面上的烫金字迹多是模糊，明显是历经多人摩挲。

这日，我取得一册《晚晴集》，版本颇旧，纸页已经泛黄发脆。翻至中间，忽有一物飘然而下，落在鞋面上。低头看去，竟是一片枫叶，已经干枯，色泽却仍存几分红意。叶脉清晰可辨，如人之掌纹，不知藏了多少故事。

想来这枫叶，怕是二十年前某个秋日，被哪位读者夹入书中的。那人或许正当青春，偶见窗外枫叶绚烂，便信手采来一枚，作书签。而后岁月流转，人事变迁，这枫叶竟留在书中，度

过了无数寒暑，直至今日，方得重见天日。

“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惊。”李太白的诗句忽然跃入心头。这小小枫叶，何尝不是如此？它曾在春日萌发，夏日滋长，秋日绚烂，最终飘零。而今静卧书页之间，倒像是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

窗外有几株梧桐，叶片阔大，此时已经大半枯黄。秋风过处，便有三五叶片悠悠落下。有的落在草地上，有的落在小径上，更有几片调皮地乘着风势跃上窗台，偶尔也钻入室内，不偏不倚地落在读者案头。

馆内极是安静，唯闻翻书页的窸窣声。这声音轻微极了，然而四下寂静，反倒听得清晰。远近不一，节奏各异，却和谐地交织在一起，竟成了这图书馆特有的韵律。窗外风起，翻书声便与落叶的沙沙声相和，谱写出一曲秋日的乐章。

日光渐渐西斜，光影在室内缓慢移动。方才还在哲学区的阳光，此刻已经移至文学书架。那些被阳光眷顾的书籍，似乎都活跃起来，而尚未被照到的区域，则静候着光的降临。

偶尔有管理员推着小车经过，车上堆满了归还的书籍。车轮发出轻微的吱呀声，与翻书声形成奇妙的呼应。管理员面容慈和，动作轻柔，似乎

生怕惊扰了这秋日的宁静。她将书籍一一归位，动作熟练至极，不需查看编号，便知每本书的归宿。

有一老者，坐在临窗的固定位置上，每日必至。他读书极是有趣，并不总是盯着书页，时而抬头望向窗外，凝视那落叶纷飞，良久，方又低头继续阅读。不知他读的是书，还是秋景？或许在他眼中，书中有秋，秋亦如书，两相印证，别会有会心。

暮色渐浓，读者陆续离去。我也将《晚晴集》归还原处，唯独那片枫叶，我小心翼翼地重新夹入书中。想来这枫叶在书中度过了二十载光阴，实在不该由我擅自带走。不如让它留在原处，或许二十年后，又会有另一个读者，在秋日的午后，与它不期而遇。

走出图书馆，秋风迎面扑来。回头望去，馆内灯火已亮，在渐深的暮色中显得格外温暖。那片夹在书中的枫叶，那些落在窗台上的梧桐叶，以及阳光中飞舞的尘埃，都静静地留在了那里，继续着它们与书页的秋日私语。

人生四季，秋天最为意味深长。它不像春之喧闹，夏之炽烈，冬之肃杀，而是沉稳中透着明澈，恰似那些被阳光晒透的旧书页，看似朴素，内里却蕴藏着无限光华。



寻秋记

王丽

最先感知到秋意的，总是鼻尖。清晨推窗，一股清冽的空气钻进鼻腔，带着露水打湿的泥土味和某种熟悉的甜香。母亲在院里招呼：“桂花开得正好，来帮我摇些下来吧。”

那棵老桂树在小院东南角，比我的年岁还长。枝头缀满金黄碎玉，藏在墨绿的叶丛里，风一过就簌簌地落。母亲在树下铺开素布单子，我握住最矮的枝丫轻轻一摇，霎时间下起一场香雨。细小的花瓣落在发间、肩头，钻进衣领里，凉丝丝的。

“要赶在晨露刚干时收完，”母亲弯腰拢着花瓣，“太阳一晒，香气就散啦。”她的蓝布衫上沾满桂花，整个人像是刚从蜜罐里捞出来。

收拢的花瓣要细细拣去杂质。我和母亲对坐在竹匾前，指尖在碎金间游走。她说外公最会做桂花酱，每年秋天都要酿上十几罐，封存在阴凉处。“三年困难时期，全靠你外公存的桂花酱换粮食。”母亲捏起一撮花瓣轻嗅，“那时候啊，一勺桂花酱能换半袋红薯干。”

灶上的紫砂锅早已备好。一层桂花一层白糖，母亲铺得极有耐心，像是给婴儿盖被子。最后浇上野蜂蜜，琥珀色的蜜液缓缓渗入花糖之间，甜香混着花香蒸腾起来，在整个厨房里酿成醉人的秋意。

封罐前，母亲忽然往我嘴里塞了勺半成品。甜味在舌尖化开的刹那，



窗外恰好掠过一群南迁的雁，它们的影子划过糖罐，又很快消失在天际。

“雁过留声，人过留香。”母亲擦拭罐口，声音轻柔得像在哼歌，“你外公总说，秋天就是要存些香甜，等冬天来了，才有念想。”

过了些时日，母亲启封取酱。桂花已然酿成深琥珀色，凝脂般润泽。她舀出两勺冲了热水递给我，杯口白雾袅袅，香气却沉在水里，一口下去，从喉暖到胃，像是把整个秋天都咽进了肚里。

剩下的装进玻璃瓶，贴上手写的红纸标签：“秋日封存”。母亲说要给远在广州的姐姐寄去，“她那边秋意不

浓，来得晚也去得快，得送点扎实的秋味过去。”

后来我读到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写开封人秋天收藏桂花：“以糖腌之，经年不坏”。原来千百年来，中国人都在用同样的方式挽留秋天。

而我某个加班的深夜，舀一勺桂花酱兑水，看金黄的花瓣在杯中重新舒展时，忽然明白——我们留住的何止是秋香，分明是母亲摇落桂花时的晨光，是外公熬过荒年的智慧，是所有值得在冬天来临前，好好珍藏的时光。

今夕何夕，见此秋香。且将一盏温热的甜，敬这人间岁岁不忘。



一面书墙

俞俊

家里新房装修时，设计师拿着图纸问我，客厅电视柜打算做多。我笑着摆了摆手说：“这整面墙，不做电视柜，从地板到天花板，全都打成书架。”

如今，书架已填满了大大小小的书，每一本书里，都装着故事、智慧和远方的风景，像是一只只千里归来的鸟，收拢羽翼，安静地栖息在枝丫上。站在书橱前，只觉得整个身心被一种无言的力量拥抱着，安稳而踏实。

炎热而漫长的暑假，我和孩子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。时而在《西游记》里，看孙悟空大闹天宫，一根金箍棒搅得天庭地府鸡飞狗跳；时而又荡进《水浒传》的芦苇深处，听一百单八将的豪情悲歌，刀光剑影仿佛就在眼前闪动。时而在《朝花夕拾》中，倾听油蛉低唱，蟋蟀们弹琴，似乎真有一阵混着

泥土和青草气息的晚风，从书页间拂过脸颊。时而，又在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，结识了许多性格各异农村伙伴。文字里的真善美，如同洒落的月光，温柔地照进心田。

一周岁的小儿子，还不会走路，也爱往书架爬，把码得整整齐齐的书扒拉下来。小小的身子，仰着脸，望着那顶天立地的“高墙”，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去够最低层的一本。他的怀抱太小，书本显得硕大，他便用尽全身力气将书拖到地板上，趴下去，认真地“研究”。稚嫩的手指翻不了书页，就用粉嫩的牙床去啃咬。稍不注意，一小角印着字的纸张，就被他当作饼干塞到嘴里。我俯身从他嘴里抠出纸片，看他一副无喜又满足的模样，心中唯有柔软的笑意。他像一只刚刚破土的春笋，用最本能的方式，吮吸着文明土壤的雨露。或许，在他

漫长的人生里，文字的滋味，最初就是这般清甜。

一面书墙，陪伴着我，也滋养着我的孩子们。它在我烦扰时，给我庇护；在孩子好奇时，予他天地。夜晚来临，城市的霓虹把夜空映照得虚浮一片。我随手抽出一本，拂去一日的尘嚣，在一行行沉默的文字里，找到回家的路。

有人说，世界那么大，网上啥都有。可网络像一片无垠而汹涌的大海，浪潮一般的信息良莠不齐，容易让人迷失方向；而那一册册可以捧在手心的书，则像是一座座灯塔，每一座都有它独特的光，指引我们，温暖我们。持一册书，便是接通了另一个有趣的灵魂。那面书墙，就是无数个明亮的灵魂，昼夜不息地，在家中最为安静的角落，守护着我们心底的光。

一盒普洱寄深情

王治刚

在我家博古架最上面那一格，一直摆着一盒普洱茶。不知不觉，它已经在那儿静静呆了十几年。

2004年，妻子领到第一个月480块钱工资，她特别开心，想着一定要给父亲送个礼物。知道父亲爱喝茶，就没多犹豫，花了248块买了盒普洱茶。盒子做得朴素，微微泛着旧色，像是已经藏了些时光。

她后来好几次跟我提起那天递茶给父亲的情景。“爸，给你买了饼普洱，试试看。”岳父接过盒子，嘴上怪她乱花钱，眼里却亮了一下，语气也跟着软了下来。但他一直没舍得喝，总说“等个好日子再说”。这也难怪，他平日口渴了，是连一瓶矿泉水都舍不得买的人。所以，这一等，就是6年。2010年，岳父走了，茶仍然封得好好的。

后来，岳母整理遗物时，翻出了这盒茶。她轻轻地递给我妻子说：“你的心意，好好收着。”妻子接过来，眼睛一

下就红了。她摸着盒子已经有磨损的边角，许久没出声。后来她跟我说，要把它带来我们家，就这么传下去。

从那以后，这盒茶就一直放在客厅茶柜的顶上。偶尔有相熟的客人来，我会指着它聊几句来历。不少人听了，点点头，说一声“难得”。

日子也不是一直轻松。有段时间，每月还房贷，孩子又小、常生病，家里急用钱。有一次，我望着那盒茶，心里盘算：放了这么多年，说不定能换些钱。

后来孩子又病了一次，住院花了笔不小的数目。我没忍住，对妻子说：“要不……这饼茶，还是出了？”她一听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她说：“别动这个念头。”话不多，却斩钉截铁。从那之后，我再没提过。

有一回，一位远亲来家里做客。他懂茶，一眼就注意到柜顶那盒茶。“开来尝尝？”他问。我没问妻子，直接

摇了摇头。“岳父留下的，不开了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点点头，不再说话。

如今，这饼茶已经存了20年。盒子更旧了，边角泛白，我却从没想过挪动它。有时晚上闲坐，我泡着自己的茶，会抬头看它一眼。想岳父如果真的拆开喝了，会是什么表情；也想妻子刚工作那年，用一半的工资买下这饼茶时，是怎样的一种心情？

偶尔，我会掀开盒子闻一闻。茶香几乎淡得嗅不出了，但那股气息，却总能把人拉回从前。

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博古架上时，那盒茶的轮廓在昏暗中显得格外沉静。它就那样立着，像一个沉默的守望者，守着时光，守着记忆，守着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。

就让它一直放在那里吧。有些东西，本就不是为了品茶的。

